

布谷声声，麦穗金黄

□ 王继伟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子黄了，黄得耀眼，黄得心动，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远处……

一阵风起，校园外的田野，麦子舒展柔软的腰肢，闪着金色的光芒，如滚滚波涛般涌动，一波一波，消失在旷野深处。真可谓金黄尽染，遍野生辉。滚滚麦浪，衬托着农人欢快的笑脸，大地处处回荡着欢快的笑声。

放眼望去，金色麦浪翻滚，一片收获的景象撩动着我的心。

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麦香，金黄的麦子一片连着一片，粗壮的秸秆上顶着蓬松的麦穗。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布谷鸟的声音急促地传来，“快播，快播……”真是布谷声声催人早。我从睡梦中醒来，揉揉惺忪的眼睛，把睡得正酣的弟弟叫醒。院子里传来父亲轻轻的咳嗽声，镰刀在磨刀石上“嚓嚓”地响着。

吃过饭，一家老小全出动，奔向麦浪翻滚的田野。到了那里，父亲和母亲紧握镰刀，一把一把割着麦子，“咔嚓，咔嚓”，成行的麦子被割倒。不一会儿人人汗流浹背。

临近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汗水流进眼睛，酸辣刺疼。衣服已经湿透，干透后留下大片或白或黄的汗渍。

麦芒抖落在脸上、脖子里，又痒又疼。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赶快补充点体力，就继续挥镰快割，不然休息时间一长，就不想起来干活儿了。此时此刻，再想想课本上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才真正体会到庄稼人的辛劳和不易。

那些被割倒的麦子，会被打成捆，装上架子车，陆陆续续从田间运到打麦场。打麦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乐园。我们在这里捉迷藏，夜晚爬上麦秸垛看星星，白天追着牛拉的石碾一圈圈奔跑。串串滚落的汗珠里，藏着欢喜，也伴着辛劳。

暮色降临，天空繁星闪烁，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村舍内外格外明亮。房前的槐树下，人们三五成群，拉着家常，讲着丰年趣话，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如今科技飞速发展，收割机、脱粒机、烘干机早已替代手工劳作。从过去手握镰刀劳作到现在农机自动化作业，麦收的景象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为幸福奋斗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

又到麦收时节，来吧，到黄淮大平原，去看麦穗金黄，去听机器轰鸣，去向辛勤的人们致敬，去看收获的希望……③3

金色梦想（外一首）

□ 张 灯

雨水一场又一场
为大地灌浆
麦穗青青，初现丰收的雏形
一排排，也孕育出碧绿的诗行

田野里的那块绿毯
已盖不住你金色的梦想
青湿的身影
总有一天会变得锃亮

用心中的萌动
甩开平凡的时光
举起希望
让理想起航

不想虚度年华
岂可再留恋春天的温床
奔向夏天，走向成熟
行则将至，何怕道阻且长

那朵云
飘过童年
它曾是烈阳下的期盼
那朵云是一本书
里面藏着童话

总怕它走远
把它当一把飞翔的伞
它飘来飘去
也许是风儿的家

那朵云在天上
还会有许多温柔的思念
要不然有时候
它为何会有泪水流下

那朵云飘走了
故事还在身边
就像母亲
一直是我的牵挂③3

布谷声忙

□ 乔桂堂

有人的地方也有鸟
鸟的叫声，人大多不懂
鸟声与人声一起
消融于时间的水流

麦还没黄，旧院还在上锁
布谷鸟便聚在树梢
从千年前的雾里
递来清凉的钟

声声唤，唤出对土地的兴趣
那声音似火炉，熔化那些铁和石头
生活细节会重新发生
四野空旷，鸟鸣啄开一片涟漪

我会数到第N声啼鸣
走在归途，那追赶节气的催促
在我的血脉里
是一直醒着的，另一茬青秧③3

麦 浪

□ 田满意

眺望广袤的海
平铺着墨绿碧浪
当风从东向西吹过
突然亮起锋芒
在五月腹地
在农人佝偻的曲线间
仿佛有人将火把擦燃
将大地镀上金黄

凝望起伏的波光
所有的帆都在鼓荡
不肯栖落的云朵
贴着麦穗蔓延
唯有竖起的芒
随着机器的轰鸣
朝着村庄的方向
汇成滚滚金色的浪③3

被“抢占”的书房

□ 李书令

曾以为书房是一间屋子，盼了大半年，到头来才发现，它是一盏灯。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从乡下小村庄搬进县城，在城中村租了一套两室的小屋。房子虽简陋，但我还是在儿子那间屋里摆上书桌和书架，把老家的几箱书搬来，一本本整齐摆好。书页早已泛黄，但闻着那熟悉的墨香，心里便觉得踏实。这个房间不大，书也不多，可每天下班回来，只要一坐下来读心爱的作品、写几行随笔，心就会慢慢静下来，涌上一股暖意。

可惜好景不长。儿子渐渐长大，学业吃紧，常常在房间里熬到半夜。我自然不好再去打扰。那间小小的书房，便悄悄换了主人。

后来我到市里工作，单位给了套临时住房。客厅不大，放张餐桌就搁不下沙发了，倒有两间卧室。我眼前一亮，便把其中一间改成书房。搬进一个旧柜子，摆上随我辗转的“宝贝”，看着便觉亲切。几个文友周末来小酌，劝我添个像样的书架。我摇头说：“临时住处，随意就好，能方便阅读就够了。”

那段日子，现在想来，真是美极了。

夜色里散步归来，拧亮书桌上的台灯，在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中，与多少未曾谋面的山河与故人轻轻应和。清晨小跑回家，洗把脸走进书房，心静得仿佛时光都慢了。提笔写几行字，任思绪在纸上缓缓流淌。有时搁下笔，听听树上的鸟鸣、窗外晨练的乐声。我这才恍然：书房不只是藏书处，更是安放日子的地方。

可惜假期一到，上大学的儿子回家，书房又被他占了。

可我心里反倒欣慰。他窝在那里读书，眼界一点点开阔了。大学期间，他在CN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拿了省级理论研讨会的奖，还被评为省优秀学生干部。后来考公务员，笔试和面试双双拿了当地第一。那间小书房功不可没。

工作变动后，我来到儿子所在的小城，买了一套复式房。空间终于宽裕了，我便认真真打造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书橱里摆满文学、哲学、新闻与写作类书籍，还有我30年来发表于

各类报刊的近千篇文章的剪贴册，以及100多本荣誉证书。在我开始懂得“落地”的年纪，它终于等在这里。

我本以为，这回书房该真正属于我了。

可好景依旧不长。孙子、孙女上学了，两个小家伙对书本爱得深沉。放学回来，书包一甩便钻进书房读书、写作业；周末和假期更是抢先霸占，各据一角。儿媳见状，顺势添了两个儿童书架，两三年间又买了500多本儿童读物。于是，我那间独立的书房，又没了。椅子被占，桌子被占，连想翻翻资料都得凑过去跟他们商量。无奈之下，夜深人静时，我只好在手机里看电子书。可手指触不到纸页，鼻尖闻不到墨香，心里便空落落的。

直到那个傍晚。我站在书房门口，看见两个小脑袋挤在明亮的台灯下，一个读童话，一个看绘本。时而叽叽喳喳，像两只快活的小鸟；时而安安静静，仿佛各自走进了文字里的远方。

望着他们小小的背影，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在那间出租屋里，儿子也是

这样趴在桌上，就着灯光读书。那时，是我占了他的地方；如今，轮到他的一双儿女，占了我的书房。

时光就这么兜兜转转，从不与人商量，却把一切都安放得妥妥帖帖。儿子不知何时走过来，轻声问：“爸，要不楼上再给您收拾一间？”我摆摆手，没有作声。

不是不想要，而是忽然觉得不必了。我这辈子心心念念的书房，原来不只是四面墙壁和几架书。它曾在出租屋的旧柜子里安身，曾在儿子备考的深夜里亮着灯，如今又静静落在孙辈翻动的书页间。书房是被他们“抢占”了，可那耕读传家的念想，反倒在这一抢一占里，生了根、发了芽。

我悄悄转身，没有惊动那两个小精灵。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书房，是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装着的那盏灯，以及灯下代代相传的、翻动书页的声音。

被“抢占”的，哪里是书房？分明是书页间散发的芬芳。芬芳被孩子们带走了，我的心里，反倒醉了。③3

五月天（外二首）

□ 马运蕊

五月，空气充满甜味
是小麦落黄的喜悦
奔跑的收割机，在田野里欢唱
农用车穿梭乡间小路
我闭眼擦汗，阳光热情似火
一顶遮阳帽举起浅夏
麻雀和喜鹊是另一类拾麦者
它们踩着三夏的音符
恍惚是五月丰收的见证

同时，麦黄杏提着饱满身子
从树上请下来
在人群中，在唇舌间
让五月的日子多一些酸甜
让多日来的艰辛化成一阵凉风拂过
我凝视杏子
柔软与坚硬的分离

窗 外

此时
我看见横向往走的有
一辆拖拉机，装载着小麦的喜悦在大叫
它们刚刚离开收割机
在奔走间抖落一个词语：丰收
迎面而来，是一群羊

牧羊者背着光，像是个胜利者

而竖向的，我无比热爱
炊烟正袅袅，朝向辽阔的空中
落日垂下，滚入大地的怀抱
含有麦香的气息正氤氲在黄昏里

如果我有翅膀，最好是鹰的样子
迎风也好，逆风也罢
正和一群鸟陆续飞过
纵横交错的人间

起风了

那时阳光正好投到窗口
正好请出去一部分的暗色
凉凉晨风，一定有什么愉悦心事
让我当作聆听者
我只知道，这个初夏是饱满的
枝繁叶茂达到了顶峰
田野已支撑不了丰硕的麦粒
用另一种轻柔摇动
代替呼喊
掩饰不住麦香气息
裹在一阵风中
奔向村庄，嵌入收获者的脸上③3